

北市口是北门大街与人民路的交汇点。北门大街过城门口(人民剧场)向南与中山路相连,再向南过南石桥就是南大街。东西向的人民路以前叫东大街,大街东连泰山庙,西边到头与南北向的北门大街垂直连成丁字状,这就是北市口了。两条路虽都只有五六米宽,交成的丁字路口三面朝不同方向,也就形成了不大不小的不多见的市口——北市口。交汇处三段六个街面的两边各种小店相连,店外还有各种小摊,成了四周老百姓的商业区。

市口不大,却是应有尽有,福泰杂货店,福泰旁边是由二层木结构楼的仲氏烛坊改成的布店,老吉生,利农社,大众浴室,夏友兰牙诊所,县物资局,高邮搬运第三中队,生产各种竹制品的竹器社,夏矮子饮食店……新店小店更多,煤炭店,铁匠铺,剃头店,玻璃店,白铁匠店,刻章店,烟酒百货店,一家汪记水面店……

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我儿时的北市口,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繁华,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历史的长卷中,北市口一切的一切只是一个细微的标点,总有一天,人们也许从这个标点符号上再也看不到什么有意义的信息,因为,北市口所发生的一切是那么平凡,是那么悄无声息。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却保留着好多让我无法抹去的各种色彩的画面,这些画面组成了我对那个年代的北市口的记忆。

离北市口南面几步路的北门大街上,有一家真正老字号的酱园店——利农社。利农社,多好听的名字,不知是什么时候起的。利农社有一扇很气派高大的大门,门上挂一牌子,写着“童叟无欺”四个大字,店堂深深,柜台高高,柜台对面有一溜大大小小大大小小的缸和坛子,不知里面装着什么。柜台上各有各式酱菜,有本地酱醋厂腌制的,还有本店腌制的。有腌好晒干再用花椒盐拌过的萝卜干,有酱黄瓜、酱茼蒿、酱大蒜头,有什锦丝、酱生姜、酱大头菜,有本地特产——香干(关于香干的制法与吃法,可见汪曾祺的有关文章),有各种豆瓣酱,还有各种盐、酱油和醋。

顾客多多,叫卖声不停,酱菜称好后,用干荷叶一包,再用纸捻的细绳一扎,就下一个了。柜台里面有一摞摞大大小小的干荷叶,那是农民收好卖给店里的,用荷叶包酱菜,也只是利农社一家,回家打开,酱香与荷香合在一块儿,好闻。

店堂门里的一旁,有一个我没见过的营生——刨烟丝。一大捆褐色的烟叶被压得很紧很紧,像一个砖头,那人坐着,把烟叶做成的砖头夹在两腿之间,用一个铁刨一下子从上刨到下,一溜一溜褐色的烟丝滑下来。我才知道烟丝是这样刨出来的。谁来买这样的烟丝抽?是用烟锅抽还是用铜水烟袋抽?在我的心里是个谜。

和利农社一顺的街面上,有一间坐西朝东

腌咸菜的时节,弟媳买来跟孩子般高的大白菜,在房檐下铺陈开来,展览似地让太阳晒上半天,尔后洗净,晾在长条凳上,将一口硕大的水缸刷干净,买来三斤盐,然后一层大菜,一层盐在缸内码实,过半个月取出,切成丁,淋上麻酱油,入口,脆甜爽滑,是佐粥的妙品。侄女却不以为然,用筷子指着咸菜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吃这个,整个一致痛食品,媒体上把耳朵都要说聋了,你们还这样。父亲叹口气说,现在都说咸菜是垃圾食品,我不信。

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听。

我的大曾祖父,也就是父亲祖父的哥哥青年丧妻,只留下一女,相依为命,父女俩靠着一头牛过日子。那时候有牛的人家是很少见的,人们耕地挖沟都要牛。没牛的人家就只能花钱借牛用,所以老爷子手头就有些闲钱,他不饮酒,但是

是过三五天就到小镇上抽口大烟(鸦片),回来后在家里孩子般地来回兜圈子,嘴里哼着老淮调,一副乐不思蜀的模样。他吃食并不甚讲究。每天中午将锅腔子生好火——所谓锅腔子,就是黄泥塑的炉子,炉腔内烧柴火,上面放锅,这是一种极简陋的炉子。老爷子抓把米放在锅内,倒碗水,煮沸,用勺舀碗米汤放旁边,扣上碗,从坛子里抓把咸菜放在空碗内,淋上香油,将这碗咸菜放在锅内蒸,锅下添把柴,约十五分钟,取出咸菜,屋内香气四溢。盛碗米饭,就着咸菜,喝口米汁,老爷子吃得有滋有味,晚上和第二天早上开水泡饭,自然咸菜佐之。中午重新做饭,循环往复。几十年来,他的饭桌上除了咸菜,从来没有第二道菜。人们都说抽大烟会将人的身子掏空,但是老爷子养得红光满面,神

的很小的刻字小店,我常从这儿路过,总得要很留意地朝柜台上看,因为那柜台上常坐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他应该比我小一些)。他总是坐在里面,双臂伏在柜台上,在认真地刻着什么。他坐在台里,我站在台外,我很羡慕他在一个小小的木头上,能刻出很端正的字——反字。我常常一站半天,看他把一个木头的小方柱夹在一个大木头框里,把要刻字的一面面向上,用一些木楔子塞紧,操刀刻字,不时用嘴吹掉刻出的木屑,用左手拇指抹一下,再刻,再吹,再抹。不一会儿,章刻好了,蘸一下鲜红的印油,在纸上印出字来,歪着头看着,再用刀修改一下,章就刻成了。他抬起头发现我还在柜台外看着他,朝我笑笑,又做他的事了。柜台旁放着一本书,上面有各种字体的字,正楷的,隶体的,行书的,还有一个本子,上面写了好多字,大概是他练写的。我有点佩服他能刻这么多花样的字,而且是反的。

我问他怎样才能能在章上刻出那么端正的反字呢?他笑笑说,要练的,一开始把字写在纸上,剪下贴在章上,揭开,字迹就落在木头上,就可以刻了,刻出来的字有阴的阳的。他解释给我听,什么是阴文阳文。他还告诉我,刻章,最好的木头是黄杨木的,硬,不容易坏,价钱稍贵一点。我才知道刻章还有这么多的学问。有一天,男孩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过几天,我又在柜台外面看他刻字,他拿出了一方小木章,说给我刻的。可我没钱。他说,不要钱,送你的。我很惊讶,也很感激。这是一份素不相识的一个男孩的友谊。我看看印出来的名字,字体有点绕,泰字的上半部像个东字的上部分,下半部看出来像水。我没说什么,怕他笑我不认识字。后来我才知道,泰字在行书是可以这样写的。多少年后,我上了师范,我的同桌、好友吴玉元也写出了这样一个泰字,当时的这个泰字忽然使我想起了这个男孩。

后来我成了知青,下放插队到了农村,就很少见到他了。一次在街上偶然遇到他,他告诉我,他被安排在水泵厂当了工人,我穿着穿了工作服的,也他很高兴。我很为难,我想想象不出来那高悬的行车掉下来砸到的情景。世事无常,我还没来得及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学校上学,他给我刻的章已不知去向,以后每每想起,总有些黯然神伤。

又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一次回城,听说水泵厂出了工伤事故,翻砂车间的行车出了事故,砸下来打死了人,死的是一个学徒工,原来是个刻章的。我听了心一惊,忙跑到北市口他原来的刻字店,店已关门上锁。问旁边的人,说男孩在水泵厂出事故,死了,他父亲关了店门,到现在也没开,已有大半年了。我很为难,我想想象不出来那高悬的行车掉下来砸到的情景。世事无常,我还没来得及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学校上学,他给我刻的章已不知去向,以后每每想起,总有些黯然神伤。

后来我成了知青,下放插队到了农村,就很少见到他了。一次在街上偶然遇到他,他告诉我,他被安排在水泵厂当了工人,我穿着穿了工作服的,也他很高兴。我很为难,我想想象不出来那高悬的行车掉下来砸到的情景。世事无常,我还没来得及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学校上学,他给我刻的章已不知去向,以后每每想起,总有些黯然神伤。

采奕奕。老爷子说,米饭和咸菜最养人。

自妻子去世以后,家里全是他唯一的女儿小花缝补浆洗。她十岁就会腌咸菜,十五岁嫁与人妇。此后,每过半个把月回来帮父亲浆洗,到腌咸菜的时节为父亲腌上四大坛咸菜,够他一年吃食。

1947年初春,国民党军队与新四军正在沱水交界,国民党就下乡散布谣言说,新四军快要打过来了,到时候你们一个也跑不了,赶快到镇上躲一躲。村里三个姐妹信以为真,约了小花跑到沱水镇上,四个人借了镇边人家四面漏风弃之不用筒茅草屋容身,晚上几个人在地上铺好稻草,和衣睡在上面,耳边听着隆隆的炮声入眠。半夜里,一颗流弹穿过草墙,不偏不倚,正好打在睡在中间的小花头上,当场毙命。消息传来,老爷子哭倒在地。

自女儿死后,老爷子再也无心做咸菜饭了,也没有人为他腌咸菜了,每天唉声叹气,泪流满面。我的曾祖母,也就是老爷子的弟媳看不过去,每天端碗饭送去。老爷子吃得很少。后来我曾祖母也送去自己腌的咸菜,老爷子的伤痛渐渐平复,又像原来一样咸菜就饭,面色依然红润。

后来解放了,没处买大烟了。都说大烟瘾大,而老爷子居然说抽就不抽了。1958年,吃了一辈子咸菜饭的老爷子安然去世,终年81岁,亦算是寿终正寝了。

父亲说,别听报上说得那么玄乎。如果没营养,这老爷子早就染上癌症了,怎么能活那么长呢?

说得我们都哑口无言,也许这老爷子真是个悖论。

## 北市口

□汪泰

北市口东走几十米远,有一个专做木质扁担的小作坊兼店面。用木头做扁担是木匠活么?不知道。作坊不大,坐北朝南,靠墙钱着一排的长短短的扁担,木质不同,扁担的颜色也不同,最好的扁担是用桑木制的,发黄发亮很好看。

店主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瘦瘦的,唇上有些稀疏的胡子,样子有些不修边幅,他是做扁担的好手。什么样的材料,他拿在手里,看看瞄瞄,就做成了大小长短适宜的扁担。上门的人很多,有卖木材给他的,多数人是来买扁担的。买扁担的人把扁担的一头担在地上,另一头用手握着,再用另一只手按在中间用力往下按,反复试试,看扁担的韧性和弹性,选中了就谈价钱。店主人是哑巴,买卖双方用手势谈定价钱,成交,拿上扁担,走人。

他制作的扁担好,来买的人就多,附近农民上城有事,都愿上这儿来看看挑挑。店主人有两个儿子,都成人了,大儿子已经在县农机厂当了工人,按时上下班。小儿子很精神,瘦瘦的,一头乌黑的卷发,现在想着有点像费翔,他也是哑巴。父子二人在自己的无声世界里做着有声有色的扁担活儿。

不知为什么,我也是这个扁担铺的常客。我站在店门口,夏天,看哑巴父子打着赤膊干活,看父子俩用边角料做成大大小小的木屐,人们踏着哑巴父子做的木屐,啪达啪达地响彻了一条街;冬天,看父子俩穿着薄棉袄做事;看老哑巴用各样手势与人交流,看老哑巴怎样指导小哑巴干各种活儿,看他俩把大树段锯成小的毛坯,老哑巴先眯着眼睛看看,选好角度弹好墨线,把树架架起来,小哑巴站在树段上面,老哑巴坐在树段下,两人你来我往,用大锯把树段划开。小哑巴和我差不多大,有时一抬头看见我,友善地笑笑。父子二人把划下的粗料用斧子小心地凿成毛坯,用各种刨子刨成成品,用砂纸打磨光滑,最后用桐油一抹,一根油光水亮的扁担就等农民来挑了。每当老哑巴与买家用手势谈生意时,是小哑巴最高兴的时刻,小哑巴笑眯眯的,闪亮的眼睛对着谈生意的两个人转来转去。看见小哑巴高兴的样子,我也很高兴。

好扁担带来走时的生意,维持着老哑巴父子的生活。我从没见过这家人的女人,或许小哑巴早就没了母亲。

我下放以后常回家,帮家里去北市口的煤炭店挑煤时,扁担店铺是必经之路,我依然见着哑巴父子在做扁担,看见父子们在方桌上吃饭。又有一次回家,忽然听说小哑巴死了,门前的电线不知什么原因断落在地上,电着了一个人,小哑巴见状出来救人,他不知道是不能直接用手去抓电线的,就这样,小哑巴被电死了。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一个鲜活的友善的勤快的

小哑巴就这样去了他还不该去的地方。老天不公,小哑巴是见义勇为吗?从此,我再也没有在他的店铺前停留过。

扁担铺斜对过就是一家饮食店。这真是一家老店了。小时就听得奶奶说:到夏矮子家买两个草炉烧饼来。为什么叫夏矮子,我不知道,但我那时是真见着一个矮矮的男人,在我眼里很老了,一条腿还有点不方便,一瘸一拐地在店里忙忙碌碌。

草炉烧饼是这家的特色,当时做烧饼都已改用煤炭炉子了,唯独这家还在用稻草炉。稻草炉用砖砌成,约大半人高,炉口朝外,炉身向里横卧,炉腔内深度约有人的一条膀臂长。烧饼剂子做好后,师傅光着右臂在凉水中一浸,然后用右手掌推着烧饼剂子向炉腔深处伸出,瞄好位置贴上炉壁,贴满,用长铁叉挑着绕成的草把伸进炉腔口,点着稻草伸进炉腔,烧着的火苗把膛壁的温度烤得很高,师傅用火叉挑着火把,让火贴近在烧饼上面烘烤,烤得上面的芝麻啪啪作响。两个草把后,再让余火熏会儿,烧饼就熟了。师傅左手提着一个长篓,右手捏一把长铲,一起伸进炉腔,把烤熟的烧饼一个个铲下,用簋子接住,抽出,倒下案板,一炉烧饼约有三四十个。这就是草炉烧饼了。稻草烤的烧饼喧、松、软、香,比用煤炭烤出的好吃得多,更不用煤炭烧烤产生的不良物质。有农村的人赶到这儿成百个地买,回家用鸡汤煮烧饼给坐月子的产妇吃。每到中秋,用草炉烧饼夹月饼吃是城里人的最爱,单吃月饼,太甜,把草炉烧饼用刀剖开,把月饼切成小角,夹在烧饼腹中,用手捏住,一咬,又香又甜!中秋,到这儿买草炉烧饼是要排长队的。我上师范,中秋时学校食堂早上发烧饼和月饼,城里的学生就示范着,吃给农村和外地的学生看,外地学生就笑高邮人是火嘴巴,一看还真是,烧饼夹着月饼,真厚实,得把嘴巴张大张才能咬下。

烧饼店对过是搬运三中队,工人们下班后,都爱买一包猪头肉,用草炉烧饼夹着,带到浴室,吃肉夹饼,泡澡。

贴烧饼的师傅总是光着膀臂干活儿,臂上光光的,没有汗毛。烧饼店总是很忙很忙。

多少年过去了,草炉没了,草炉烧饼也没了。又过去了多少年,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北市口也在变。城市在南扩东移,年轻人走了,这里留下了好多空关房,留下了许多空巢老人,留下了不尽的思念与惆怅,更留下了如何做好城市建设的一个大文章。

利农社成了一个小五金厂,白铁匠店居然还在,主人老了,铁匠铺也还在,不见了当年抡锤打铁的噱子,多了电焊的活儿,烧饼店变成了棋牌室,里面总是客满为患,搬运三中队的场地是清代当铺,如今是文物,是保护对象,正在重修,说是要还原当年模样。浴室还在,只是招牌上的店名换了,叫华兴池,大写的华,小写的兴。

## 镇国寺游记

□于川

镇国寺在运河中间,这几年,香火渐旺,吸引了不少善男信女。我下午来到高邮南渡口的时候,发现渡轮上就我一个客人,摆渡人是个戴着墨镜的中年男人,要我再等一等。我正低头看手机的时候,听到岸上有人问船主,对岸可不可以到镇国寺。我想,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再一望他脖子上的单反相机,我就明白眼前这个同渡者,一定是外地来的摄影爱好者。

又等了一会,仍不见来者,船主怕我们着急,便开动机器,向对岸驶去。很快我们便弃舟登岸,快步向书有“镇国寺”牌楼跑去,牌楼背后有四个字“来此作甚”,让人一时有点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正望着这几个字发呆,那个同来的摄影家已在牌楼下进入工作状态了。我不便打扰他,就自顾欣赏普渡桥上的佛数字画以及分别挂在正门两边特大号的芒鞋竹笠。

普渡桥上游人渐多,有成双入对手持苹果机的青年男女,也有白发苍颜亦步亦趋的老年夫妇,还有说着方言的外地游客,大家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这里,仿佛是冥冥之中受到佛祖的安排,要大家放下一切,明心见性。

走过普渡桥头便是镇国寺主体建筑,天王殿外是伫立莲台、手执玉瓶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巨型雕塑,随时接受芸芸众生的合什朝拜。底座上关于镇国寺的一段文字,

吸引了我,楷书勒刻在黑色大理石上。千年之前,唐僧宗的弟弟举直禅师,舍弃红尘富贵,在高邮建寺修行,终了一生。千年以来,香火不灭,经历届政府部门修缮扩建,一直矗立于河心岛上。

走进天王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笑口常开、满脸欢喜的大肚弥勒佛,两侧的四大天王,怒冲冲的造型则不免让人发憷,穿过大殿是大雄宝殿,叩拜之后来到旁边的文殊殿看到不少佛书,见有《了凡四训》便恭请袋中,预备回去焚香拜读。

天王殿后身是青砖砌成的镇国寺塔,数了一下,有七层,历经千年风雨,传曾遭雷击,后经修旧如旧,有南方大雁塔之美名。在纷纷拍照留念的人群当中,我发现了同船过来的摄影家,他也注意到我,不禁相顾而笑。

正流连于古塔廊庙之间,忽接到大姐来电,问我身在何处,何时去苏北医院治病。我接完电话,看天色已不早,便在余晖里来到渡口,踏上轮渡,手扶栏杆,望被夕阳染红的河面和渐行渐远的镇国塔,不禁想起白香山的诗句来: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 盂城驛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